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四十 四十一

少詹事臣曹城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四十

列傳十八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晉諸臣傳

士蔿　士會范武子　士燮范文子　士魴彘恭子

士裒附　士匄范宣子　士鞅范獻子　士吉射范昭子

士蔿者字子輿劉累之後杜伯之孫隰叔之子也周殺杜伯隰叔違周難于晉遂居晉生蔿蔿初為晉理國語

世本范氏晉大夫隰叔生士蔿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

獻公時桓莊之族偪公患之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獻公七年莊二十四年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蔿告公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八年莊二十五年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公圍聚盡殺

羣公子明年以蔿為大司空蔿城絳以深其宫十年莊二十七年公將伐虢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左傳

十六年閔元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蔿言于諸大夫曰夫大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

之乃言于公曰夫大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蔿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

不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大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蔿出語人曰大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辠之雖克與不無所避辠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大子遠死

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國語

大子不聽卒被讒以死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初公使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驪姬之難

公使寺人披伐蒲賈華伐屈左傳

蔿卒子穀見亂臣傳

士會字季初封隨謂之隨武子後又受范遂氏范士蔿之孫也文公時會代舟之僑攝戎右說苑文公登隧大夫皆扶隨會不扶事與趙簡子虎會同見虎會傳襄公七年文六年公薨大子夷皐少趙盾使先蔑及會如秦逆公子雍將立之明年秦送公子雍趙盾背先蔑而立夷皐是為靈公遂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會從之靈公六年文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役伐我取

爲馬我禦秦師史駢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伯謂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乃掩我上軍趙穿果出追之及戰史駢請薄秦師穿沮之秦師夜遁七年文十三年六卿患秦之用會也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會執壽餘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請以私邑自歸降于秦秦伯許之履會之足于朝秦伯師

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會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會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其人曰能亡人于國不能見于此焉用之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十四年宣二年公不君趙盾將諫會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

三進及霤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秋九月趙盾弑靈公逆公子黑臀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元年宣三年我伐鄭鄭及我平會入盟成公薨景公即位景公元年宣十年楚伐鄭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三年宣十二年楚伐鄭鄭及楚

平夏六月我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趙朔將下軍會將上軍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楚武王更此陳法遂以為名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左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

蓐為宿備前茅慮無軍行前有斥候蹹伏持絳白幡見騎舉絳幡見步舉白幡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内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

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服烈所可也中軍佐先縠不可以中軍佐濟師遂濟楚乘我師我師敗于邲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楚使游闕游車補闕者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郤克曰待諸乎會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七年宣十六年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赤狄別種鐸辰三月獻狄俘于王以黻冕命會將中軍且為太傅于是晉國之

盗逃奔于秦周王孫蘇與名戴公毛伯衛争政王室亂是年冬公使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烝升也升殽于俎也會私問其故王聞之名會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宴有折俎宴則體解節折升之于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會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八年宣十七年公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母笑郤克克怒夏會于斷道執齊使會名子燮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

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死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克為政左傳

會卒諡曰武子子二燮魴燮嘗莫退于朝會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會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冠笄簪也

士燮士會之子范文子也初事景公景公十一年成二年為上軍佐及郤克伐齊敗齊師于鞌師歸燮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十三年成四年鄭伐許燮及欒書救許伐鄭取氾祭十七年成八年燮聘于魯言伐郯以其事吳故魯成公賂之請緩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

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魯懼乃會伐郯
䢴之役晉使齊歸魯汶陽之田既復請歸之于齊故諸
侯貳于晉晉人懼十八年成九年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
馬陵盟在成七年魯季孫行父謂燮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燮
曰勤以撫之寛以待之堅彊以御之神明以要之柔服
以伐貳德之次也公觀于軍府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
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税之名而弔之再
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

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變變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厲公元年成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公先至

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公于河東郤犨盟秦伯于河西燮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果歸而背晉成二年成十二年宋華元合晉楚之成夏五月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並楚大夫盟于宋西門之外晉楚既成好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為地室而縣焉為樂室于地之下而縣鐘鼓金奏作于下郤至驚而走出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郤至歸以語燮燮曰無禮必食言

吾死無日矣夫三年成十三年欒將上軍及欒書韓厥伐秦敗秦師于麻隧六年成十六年鄭叛晉公將伐鄭欒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書不可書將中軍欒佐之及郤錡韓厥荀偃郤至伐鄭四月我師起鄭告于楚楚子救鄭五月我師濟河聞楚師將至欒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欒書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欒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

箕之役邲之師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燮曰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寜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

國語厲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安用鄭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

子曰我王者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
賂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
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國語吾聞人臣者能內睦
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盍姑謀睦乎考
訊其阜以出則怨靖國語鄢陵之役大夫欲戰范文
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于外是
以內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
內猶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

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
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
于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政必有
內憂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
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
與鄭以為外患乎國語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
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
也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

重歛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産將害大盍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固有大恥三令我任政不損晉恥又違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

蠻夷為恥乎欒武子不聽

甲午晦楚晨壓我軍而陳軍吏患之士匄（士燮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中軍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燮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及戰射楚子中目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燮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國語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吾聞之天道無親唯

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秋九月郤犫受魯叔孫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于苕邱魯使公孫嬰齊請行父郤犫為之請邑嬰齊辭變謂欒書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

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行父七年成十七年變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

六月變卒左傳

冬難作欒書等遂弒公變謚曰文子子匄士魴公羊作士彭字季食邑于彘是曰彘季又曰彘恭子亦會之子也厲公八年成十八年欒書中行偃弒厲公使荀罃及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公使魴為卿佐下軍左傳國語作

將新軍

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于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于今是賴故以彘季屏其宗（國語）

冬十一月楚伐宋公救宋使魴如魯乞師悼公五年（襄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我我執之使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九年（襄九年）魴從公伐鄭（鄭從楚故）門其三門鄭人恐乃行成十一月同盟于戲十二月復伐鄭門其三

門次于陰口鄭地而還十年襄十年秋九月諸侯伐鄭冬城虎牢而戍之我師城梧及制梧制皆鄭舊地魴及魏絳戍之十一年襄十一年我及諸侯復伐鄭十二月秦庶長鮑庶長武伐我以救鄭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鮑武交伐我師我師敗于櫟十二年襄十二年使魴如魯聘且拜師謝伐鄭十三年襄十三年魴卒左傳

謚曰恭子子裘幼未可立為卿故悼公舍新軍

士匄者燮之子范宣子也初為公族大夫厲公七年成十

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名句句辭不往明年遂弒公而立悼公七年公二月魯成公來朝夏六月使句如魯聘且拜朝悼公三年襄二年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句告于齊曰寡君使句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耏外五年襄五年楚使公子貞即子襄為令尹句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

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公子貞果伐陳八年魯襄八年

襄公來朝冬使匄如魯聘且拜襄公之辱告將用師于

鄭襄公享之匄賦摽有梅季孫宿曰誰敢哉言誰敢今不從命

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宿賦角弓賓將出宿賦彤弓匄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

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

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九年襄九年知罃

將中軍匄佐之從公及諸侯伐鄭門其三門鄭恐乃行

成盟于戲而還十年（襄十年）勾及荀偃伐偪陽（妘姓國）滅之以偪陽子歸周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公使勾平王室十一年（襄十一年）公及諸侯伐鄭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勾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十三年（襄十三年）公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勾將中軍辭曰伯游（即荀偃）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使荀偃將中軍勾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黶亦辭使趙

武將上軍起佐之使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十四年襄十四年匄及諸侯大夫會吳于向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以其伐楚喪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將執戎子駒支匄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職

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駒支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

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遏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携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匄辭焉（辭謝也）使即事于會夏四月公伐秦（報櫟之役）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至于棫林（秦地）不獲成焉欒黶先歸師乃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此役也欒鍼（黶之弟）及士鞅（匄之子）馳秦師鍼死而鞅反欒黶使匄逐鞅鞅奔秦已而復之是年匄假羽

毛于齊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而弗歸齊人始貳平公三年襄十八年齊伐魯冬十月公會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匄告析歸父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歸父告齊侯齊侯恐晉又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畏其衆乃脫歸匄以中軍克京兹遂東

侵及濰南及沂四年襄十九年荀偃卒匄為政將中軍夏匄侵齊及穀聞齊靈公卒乃還冬齊及我平魯懼使叔孫豹會匄于柯六年襄二十一年欒盈母欒祁者匄之子也祁亂懼討愬盈于匄匄信之逐欒盈盈奔楚已而適齊匄殺其黨箕遺等十人八年襄二十三年欒盈自齊入于曲沃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匄使子鞅帥卒退之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冬十月克曲沃殺欒盈盡殺其族黨遂滅欒氏九年襄二十四年匄卒左傳

謚曰宣子子鞅

士鞅匄之子范獻子也悼公十四年（襄十四年）我伐秦報櫟之役（櫟役在襄十一年）鞅及欒鍼馳秦師鍼死而鞅反欒黶怒將殺之鞅奔秦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

以為知言請于我而復之及平公即位鞅及祁奚韓襄欒盈為公族大夫平公三年襄十八年公會諸侯圍齊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又門于揚門鞅以其亡也即奔秦事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六年襄二十一年鞅與欒祁士匄之子欒盈之母譖盈于宣子而逐之八年襄二十三年盈帥曲沃之甲因魏舒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絳于下軍魏舒私焉故因之宣子懼奉公如固宮使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

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于天樂射鞅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遂滅欒氏

尸子范獻子游河大夫皆在君曰知欒氏之子乎大夫莫答舟人清涓措楫對曰君奚問欒氏之子君曰

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壯矣淸涓曰善修晉國之政内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子其若君何不修晉國之政内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子也君曰善

十四年襄二十九年鞅如魯聘拜城杞也是年晉會諸侯城杞二十一年昭五年魯昭公來朝會魯納莒牟夷莒人愬于我公欲止魯昭公鞅曰不可入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

閒而以師討焉乃歸魯昭公二十二年昭六年齊侯來請伐北燕使士文伯匄相鞅逆諸河二十三年昭七年衛襄公卒魯大夫言于鞅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謂孫林父而取其地戚邑也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于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于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絶諸侯也鞅以告韓起起使鞅如衛弔且反戚田平公薨事昭公公薨事頃公頃公五年昭二十一年鞅如魯聘魯以

齊鮑國歸費之禮為鞅（歸費在昭十四年　魯為鮑國七牢）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為十一牢七年（昭二十三年）晉以魯取邾師故執叔孫婼鞅求貨于婼使請冠焉婼取其冠法與之兩冠八年（昭二十四年）周有子朝之難鄭游吉說鞅鞅懼明年會于黃父謀王室也十一年（昭二十七年）鞅及諸侯之大夫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魯昭公宋衛皆固請之鞅取貨于季孫意如謂宋樂祁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

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

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于公頃公甍

事定公定公元年（昭三十一年）公將以師納魯公鞅謂魏舒

曰若名意如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

名意如鞅使私馬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于是意如會

荀躒于適歷昭公卒不得復二年（昭三十二年）王使來請城

成周鞅會魏舒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

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

不務而又焉從事遂城成周明年魏舒城成周舒屬役

于韓不信（韓起孫）而田于大陸焚馬還卒于甯于是鞅代為政去舒之栢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六年（定四年）鞅及衛孔圉伐鮮虞七年（定五年）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觀虎）魯陽虎專八年（定六年）强使仲孫何忌來報夫人之幣何忌謂鞅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鞅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馬鞅謂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秋八月宋樂祁犂來趙鞅逆而飲之酒于緜上獻楊楯（干楯以楊木為之）六十

鞅怒言于公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犂十年定八年趙鞅言于公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絶諸侯也將歸樂祁犂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將使樂祁犂子溷代之祁犂不可乃歸樂祁犂祁犂卒于大行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地州晉夏齊伐魯鞅及趙鞅荀寅救之會魯定公于瓦鞅執羔趙鞅荀寅皆執鴈魯于是始尚羔秋鞅會

周成桓公周卿士 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定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報之

遂侵衛左傳

鞅卒謚曰獻子鞅之父宣子嘗謂鞅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訾祏宣子家臣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専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于政而好其道謀于衆不以賈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保身鞅又嘗聘于魯韋注在昭三十二年然經傳無之 問具山敖山

魯人以其鄉對鞅曰不為具敎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公諱具武公諱敖鞅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況君子之學乎國語

古文瑣語范獻子卜獵命占之其繇曰君子得黿小人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鞅子吉射

士吉射鞅之子范昭子也事定公定公十五年定十三年趙

鞅殺邯鄲午邯鄲叛晉圍之吉射及荀寅伐趙氏趙鞅奔晉陽范皐夷者范氏之側室子也無寵于吉射而欲為亂與荀躒（知文子）韓不信（簡子）魏曼多（襄子）謀逐吉射而以皐夷代之荀躒言于公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吉射及荀寅伐公國人助公吉射荀寅敗奔朝歌而韓魏請復趙鞅鞅入于絳明年晉圍朝歌范氏族析城鮒及小王桃甲（鮒即士鮒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率狄師

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冬晉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定公十八年（哀元年）齊衛救范氏及鮮虞人伐我取棘蒲十九年（哀二年）齊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大敗鄭師獲齊粟千車二十年（哀三年）趙鞅圍朝歌荀寅伐其郛犯師而出奔邯鄲趙鞅殺士皋夷惡范氏也二十一年（哀四年）齊衛救范氏圍我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邯鄲降荀寅奔鮮虞齊會

鮮虞納荀寅于栢人明年晉圍栢人吉射及荀寅奔齊

左傳

范氏遂亡

論曰聞之先民曰枝以蔽幹幹以固本日尋斧斤以披其枝枝葉既害難為木矣是故放勲為政克親九族王季造邦因心則友周之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不聞以殺也桓莊之族枝葉寄也豐其禄約其任教之以禮敦之以仁平之以和董之以威可也乃士蔿為理刑以除

偪骨肉薄矣是故居曲沃築蒲屈殺游氏之教也毒胙斬祛城聚之道也晉之為晉賴文以國不然木將槁矣武子之知足使有聞然遇殽烝而蒙焉經國固以禮貴也

士渥濁（貞子） 士弱（莊子） 士匄（文伯） 士彌牟（景伯）

士渥濁者即士伯穆子之子貞子也（穆子未詳）初事景公景公三年（宣十二年）邲之敗我師歸荀林父請死公欲許之渥濁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

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者困獸猶鬬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警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公使復其位及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公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渥濁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

也微子吾喪伯氏矣十四年（成五年）趙嬰（趙盾弟）通于趙莊姬（趙朔妻朔趙盾子）趙同趙括（並嬰之兄）放諸齊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渥濁渥濁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人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十五年（成六年）鄭伯來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渥濁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是年鄭伯卒（左傳）

厲公既被弒悼公即位以渥濁之師志博聞而宣惠于

教使為太傅國語

渥濁卒謚曰貞子子弱

士弱渥濁之子莊子也為晉主獄大夫事悼公悼公九年襄九年宋災公問于弱曰吾問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失于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火正掌火有功封為上公祀為貴神者心大火東方心星咮鶉火南方柳星也或以火正配食于心或以火正配食于柳季春建辰之月柳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是謂出火季秋建戌之月心星伏在日下不見則禁民放火是謂內火陶唐氏

之火正閼伯居商邱閼伯高辛氏之子遷于商邱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自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十年襄十年公將會吳于祖楚地齊高厚相大子光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弱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後皆如其言十五年襄十五年悼公薨事平公平公三年襄十八年我伐齊圍之弱及劉

難亦晉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十一年襄二十六年我以衛孫林父故執衛獻公囚之于弱既而歸之左傳弱卒謚曰莊子子匄

文伯匄即士匄與范宣子同族同名字伯瑕弱之子也為晉大夫事平公平公二十二年昭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文伯匄曰火見火心星周五月昏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六月鄭果災冬十一月齊侯來請伐北燕使文伯匄相之士鞅逆之禮也二十三年昭七

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文伯勾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于豕韋之末息于降婁之始于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既而衛襄公魯季孫宿皆卒公謂文伯勾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

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平公薨事昭公昭公二年昭十二年齊侯來朝嗣君公宴齊侯荀吳相投壺公先荀吳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文伯勻謂

荀吳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齊侯弱吾君歸弗來矣荀吳曰吾君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左傳

匄卒謚文伯子彌牟

士彌牟文伯匄之子景伯也為晉理官韋昭注初事昭公昭公三年昭十三年我以邾莒故執魯季孫意如冬十月魯侯來朝荀吳曰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使彌牟辭魯侯于河明年彌牟如楚昭公薨事頃公頃公

七年_{昭二十三年}以邾故執魯叔孫婼韓起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婼與之彌牟謂起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彌牟聽其辭而愬諸起乃皆執之彌牟御叔孫婼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而謂婼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_{箕邑}乃館諸箕明年彌牟逆之于箕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

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婼受禮而歸周王子朝之亂公使彌牟涖問周故彌牟立于乾祭王城北門而問于介衆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九年昭二十五年

趙鞅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令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于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彌牟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馬得辟之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大心不敢對彌牟告趙鞅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

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頃公薨事定公

定公三年（定元年）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受役）薛宰曰踐土之盟曰各復舊職從踐土從宋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為宋役亦其職也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彌牟怒謂韓不信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此之謂矣必以為戮乃執

仲幾歸諸京師左傳

彌年卒謚曰景伯

尚史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四十一

列傳十九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晉諸臣傳

鞏朔

鞏朔晉大夫士莊伯也所出未詳葢亦士氏族靈公十一年文十七年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公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公子歸生與趙盾書乃使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

池為質馬景公二年（宣十二年）邲之役及韓穿為上軍大夫將戰士會（上軍將）使朔及穿帥七覆于敖前及楚乘我軍上軍不敗十一年（成二年）我敗齊于鞌公使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委于三吏（三公也）禮之降于卿禮一等王以朔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伐蠻夷戎狄則有獻捷兄弟甥舅告事而已故曰非禮勿書）明年作六軍命朔為卿賞鞌之功也

左傳

論曰莊子文伯災咎之對也有酬矣而卒之以國亂無

象不可知異終不可常卓乎君子之論夫易有之先張之弧後說之弧羣疑釋也

荀息　荀林父中行桓子　荀庚　荀偃見逆臣傳

荀吳中行穆子　荀寅中行文子

荀息荀叔也為大夫事獻公獻公十九年僖二年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强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

雖諫將不聽乃使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前是冀伐虞至鄍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息及里克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邑越三年遂滅虢且滅虞初公使息傅奚齊公疾名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

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二十六年僖九年獻公薨息立奚齊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息立卓子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卓子息死之左傳

荀林父者中行桓子也文公時蒐于被廬以林父為御戎公作三行以禦狄林父將中行遂氏中行氏

世本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馬元與智氏同祖逝遨　按林父將中行遂以為氏其曰荀偃將中軍改中軍曰中行因氏馬誤

文公薨事襄公襄公薨靈公少趙盾使先蔑如秦逆公

子雍靈公元年文七年秦送公子雍盾又背先蔑而立靈公林父佐上軍以禦秦師敗秦師于令狐先蔑之使也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林父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為同寮故也六年文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役伐我取羈馬林父佐中軍以從秦師于河曲出戰交綏古名退軍為綏秦師夜遁宋人弑昭

公十一年文十七年林父及諸侯之大夫伐宋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取賄而還靈公遇弑成公即位成公四年宣六年赤狄伐我圍懷及邢丘皆晉邑公欲伐之林父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殪戎殷此類之謂也七年宣九年林父帥師伐陳會成公薨于扈乃還景公三年宣十二年楚圍鄭鄭及楚平潘尩楚大夫師叔入盟子良鄭伯弟出質夏六月我師救鄭林父將中軍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

士會曰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縠不可以中軍佐濟荀首林父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韓厥謂林父曰彘子即先縠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師次于郔鄭北地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我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至我師曰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

先穀曰必許之欒書曰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楚子使求成于我我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樂伯攝叔致我師我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止不逐也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魏錡犨之子求公

族未得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潘黨命去之趙旃穿之子求卿未得且怒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名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先縠不可士會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

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我懼魏錡趙旃之怒楚師也使軘車兵車名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我軍林父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我師右移上軍未動楚以右拒逐下軍以左拒從上軍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殿其卒而退不敗及昏

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我師歸林父請死公將許之士渥濁諫公使復其位五年(宣十四年)公伐鄭為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林父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六年(宣十五年)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公賞之以狄臣千室(左傳)

卒謚曰桓子子庚是為中行伯事景公為下卿嘗佐中軍敗秦師于麻隧庚子偃弑厲公(見逆臣傳)偃子吳

荀吳偃之子中行穆子也

淮南子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葢力優而克不能及也

亦為大夫事平公平公十一年襄二十六年衛甯戚弑其君剽孫林父入戚于我以叛我以孫氏故將討衛夏吳如魯聘名諸侯六月會諸侯于澶淵以討衛十七年昭元年吳師師敗無終山戎及羣狄于大鹵即大原崇卒將戰也崇聚也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乃

大敗之平公薨事昭公昭公元年（昭十一年）楚子殺蔡侯圍蔡吳謂韓起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二年（昭十二年）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昔陽肥國都）滅肥以肥子緜臯歸（肥白狄也）冬伐鮮虞明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城名）驅衝競（驅衝車與狄爭逐）大獲而歸我以邾莒故執魯季孫意如冬十月魯侯來朝吳謂韓起曰

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辭魯侯季孫意如猶在晉魯子服湫私于吳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吳告韓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意如五年昭十五年吳帥師伐鮮虞圍鼓白狄之别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吳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

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意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

貳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䵣鞮歸

淮南子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鼓可得也君奚弗為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使聞倫下之可以勿賞乎賞之是賞佞人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昭公費事頃公頃公元年昭十七年公將伐陸渾之戎使屠

蒯_{膳宰}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雒水名三塗山名九月使吳涉

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

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我之取鼓也旣

獻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鮮虞六年昭二十二年吳畧東陽使

師偽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

子鳶鞮歸使涉佗晉大夫守之左傳

吳卒謚曰穆子子寅

荀寅吳之子中行文子也為下卿初事頃公頃公十三

年昭二十九年寅及趙鞅帥師城汝濱陸渾之地遂賦晉國一鼓鐵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卒以鑄刑鼎著士匄所為刑書焉匄之刑夷之蒐也在文六年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即士匄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

也若之何以為法頃公甍事定公蔡侯如楚楚三年止之定公六年（定四年）周劉文公（即劉卷王官伯也）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士鞅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鮮虞）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襄十六年晉敗楚侵方城）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于是乎失諸侯十年（定八年）齊伐魯寅及士鞅趙鞅救之魯侯會我師于瓦十一年（定十三年）趙鞅殺邯鄲

午圍邯鄲邯鄲午者寅之甥也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而作亂伐趙鞅鞅奔晉陽荀躒韓不信魏舒請于公並逐寅及士吉射寅及吉射奔朝歌趙鞅復入于絳明年晉人圍朝歌寅使其黨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冬十二月晉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二十年哀三年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奔邯鄲二十一年哀四年齊衛

救范氏秋七月圍我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邯鄲降寅
奔鮮虞冬十二月齊國夏伐我會鮮虞納寅于栢人明
年春晉圍栢人寅及吉射奔齊

新序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
犧牲不肥澤邪齋戒不敬邪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
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憂德
義之不足今主君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
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

且君苟以為祝有益乎則詛亦將為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國亡不亦宜乎韓非子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說苑後車入門文子聞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

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餘文同

後荀瑶伐鄭齊陳恒救之寅告陳恒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陳恒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寅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左傳

寅卒于齊中行氏遂不嗣

論曰忠中也貞正也中者不偏正者不枉荀息逞妖姬

哆二五詘適伸孽以適君惡在其忠貞也為息者匡獻公以仁傅奚齊以讓不聽則死之不愈于死奚齊乎燎其欲而煽之若助薪焉節之上九曰苦節不可貞其凶也宜矣又嘗聞之曰軍事尚整整者亦正之謂也虞鼓克均也鼓為整已

荀首 知莊子以下知氏　荀罃 知武子　荀朔 子　荀盈 知悼子

荀躒 知文子　梁嬰父 附　荀甲 知宣子　荀瑤 知襄子

知果　知伯國

荀首者字知季林父之弟知莊子也初為下軍大夫事景公景公三年宣十二年邲之役林父聞鄭及楚平欲還先縠不可以中軍佐濟首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坎下坤上師兑下坤上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坎為衆今變為兑兑柔弱川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兑兑為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坎為法象今為衆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為兑是法敗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以盈為功以竭則敗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

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師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即先縠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及戰我師敗績明年殺先縠我師之敗也楚熊負羈楚大夫囚知罃首之子首以其族反之魏錡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魏錡之房菆好箭房箭舍錡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首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十二年成三年首佐中軍我歸楚

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而復知罃十三年（成四年）鄭伯許首救許伐鄭取汜祭（鄭地）十四年（成五年）首如齊逆女

左傳

首卒謚曰莊子子罃

荀罃字子羽首之子知武子也邲之役楚獲罃景公十二年（成三年）楚人歸之楚子送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

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

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楚子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景公薨事厲公厲公三年（成十三年）罃為下軍佐伐秦敗秦師于麻隧六年（成十六年）鄢陵之役罃居守秋七月公會諸侯伐鄭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明年將再伐鄭使罃如魯乞師八年（成十八年）欒書弒厲公使罃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襄元年）魯襄公即位使罃如魯聘二年（襄二年）罃及諸侯之大夫會于戚謀鄭故也魯仲孫蔑請城虎牢以偪鄭罃

曰善鄟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襄元年蕆與齊崔杼次于鄫杼有不服晉之言）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及滕薛小邾皆會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八年（襄八年）楚伐鄭鄭及楚平使告于我罃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

城下唯君圖之明年諸侯伐鄭罃伐韓厥將中軍門于鄟門（鄭城門）荀偃門于師之梁（亦鄭城門）欒黶門于北門鄭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争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將盟士渥濁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

異志者有如此盟鄭公子騑趨進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鄭不可罃謂偃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十年襄十年公及諸侯會吳于柤楚地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妘姓國而封宋向戌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圍

之弗克請于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罃怒投之以機出于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遂滅偪陽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公宋公享公于楚邱請以桑林殷天子之樂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

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舞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公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晉地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宋禱謝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于彼加之公有間以偪陽子歸夏六月罃伐秦報其侵也九年秦侵我冬十月公及諸侯伐鄭諸侯城虎牢而戍之我師城梧及制梧制皆鄭舊地而戍之鄭及我平楚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繞鄭而南至于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罃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

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鄭甯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言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明年公復伐鄭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鄭鄭新邑諸侯圍鄭鄭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十三年襄十三年罃卒謚曰武子子二朔盈朔前卒盈字伯夙悼公

時罃為中軍將盈生六年而罃卒故盈不得嗣帥及長事平公為下軍佐平公二十五年(昭九年)如齊逆女卒于戲陽(左傳)

謚曰悼子子躒

荀躒文伯盈之子知文子也初平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及盈卒未葬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諫公說為是悛而止使躒佐下軍平公薨事昭公昭公五年(昭十五年)躒如周葬穆后(大子壽母)昭公薨事頃公頃公六年(昭二十二年)景王

崩王子猛立子朝作亂子猛出居于皇冬十月躒師九州之戎(即陸渾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十一月子猛卒敬王立躒軍于侯氏我軍取前城伐京(子朝所在)明年王使告間(子朝敗王使告間暇于晉)乃還十年(昭二十六年)周單穆公來告急王次于滑躒及趙鞅師師納王使女寬(大夫)守闕塞冬十一月我師克鞏子朝奔楚王入于成周我師使戍公般(大夫)戍周而還頃公薨事定公定公元年(昭三十一年)魯昭公出在乾侯公將納之使躒會季孫意如于適歷躒曰

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意如謝請從君而歸遂從躒如乾侯躒以公之命唁昭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昭公曰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意如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昭公由是卒不得入十一年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伐趙鞅趙鞅奔晉陽有梁嬰父者嬖于躒躒欲以為卿乃言于公曰君命大臣始

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趙鞅復入于絳先是祁盈午之子執其家臣祁勝鄔臧祁勝賂蹀蹀為之言于頃公遂滅祁氏羊舌氏蹀之力也左傳

蹀卒謚曰文子子甲是為知宣子甲子二宵瑤瑤嗣卿世本逝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罃罃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　按

此朔生盈誤又朔謚與其祖同亦誤

荀瑶知伯甲之子知襄子也為晉卿出公三年哀二十三年瑶伐齊齊禦之瑶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晉大夫請卜瑶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邱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邱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戰于犂邱齊師敗績瑶親禽顔庚齊大夫顔涿聚七年哀二十七年瑶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鄭請救于

齊齊陳恒救之及濮雨陳恒衣製雨衣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瑤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陳恒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陳恒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

說苑智伯伐鄭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必令助之壘合而後處井竈成而後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

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

十一年悼四年瑤帥師圍鄭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將門瑤謂趙無恤入之對曰主謂知伯在此瑤曰惡而無勇惡貌醜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瑤不悛無也恤由是基瑤左傳

史記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恤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恤毋恤羣臣請死之毋恤曰君所以置毋恤為能忍訽然亦愠知伯知伯

歸謂簡子使廢毋恤簡子不聽毋恤由此怨知伯

按晉出公十一年為魯悼公四年傳于魯哀公二十年趙襄子稱先臣志父是簡子已前卒史誤紀年十

三年荀瑤城南梁

十八年悼十一年瑤與趙韓魏盡分范中行故地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瑤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懿公是時晉政皆决于瑤懿公不得有所制瑤遂有范中行故地最強史世家

中山之國有夙繇韓非子作仇由者瑶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于知伯夫知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又諫君曰大國為懽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為臣不忠罪也忠不見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呂氏春秋

紀年出公十八年河水赤三日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邱

瑤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白璧一南文子衛臣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告邊境瑤果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國策

說苑趙簡子事同又載智伯造舟為梁將以襲衛事見甯文子傳

瑤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

之辱也瑤怒率韓魏攻趙趙毋卹懼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史記

瑤行水魏駒即桓子御韓虎即康子驂乘瑤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魏駒肘韓虎韓虎履魏駒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趙無恤使張孟談私于韓魏韓魏陰與約毋卹乃夜殺守隄吏決水灌瑤軍瑤軍亂韓魏翼而擊之毋卹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瑤滅其族而分其地國策

韓非子智伯軍敗晉陽身死高良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為溲器淮南子襄子疏隧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頭以為飲器呂氏春秋同史記韓魏殺知伯埋于鑿臺之下後漢書注引今本無古文瑣語知伯敗將出走夢火見於西方乃奔秦又夢見于南方遂奔楚說苑智伯厨人亡炙遴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史記年表秦厲共公二十五年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二十九年晉大夫知伯寬率其邑人來奔正義

開知伯瑤之子也

知果者（國策作知過）知氏族為晉大夫知甲有二子曰宵曰瑤甲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甲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國語）

及立是為知伯知伯結韓魏伐趙圍晉陽三年趙遣張孟談結韓魏之君陰約三軍孟談朝知伯而出遇果轅門之外果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臣遇張孟談于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必不欺也子釋之果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果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

奈何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果見君之不用也出更其姓為輔氏知氏滅惟輔氏存焉國策

知伯國者知氏族亦晉大夫荀瑤還自衛三卿知瑤韓虎魏駒宴于藍臺瑤戲韓虎而侮段規魏駒之相伯國聞之諫曰主

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興于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郤犨執長魚矯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嬖于厲公滅三郤趙有孟姬之讒趙莊姬通于趙嬰讒趙同趙括于景公而殺之欒有叔祁之愬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愬欒盈于士匄逐滅欒氏范中行有亟冶之難亟冶范皋夷之邑皋夷無寵于范氏謀逐范吉射中行寅卒滅之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

喜而誰不可懼蚋蛾蛾通作蟻蠭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國語

論曰發黄間者郤引滿理勢之歸也晉之舊姓十一族降在皁隸不知凡幾知魏趙韓狎柄晉國而知氏尤虎視最彊將猛噬三家何有于晉迺釋括之頃踣踱而仆之其郤引之道乎

祁奚　祁午　祁盈

祁奚者食邑于祁因以為氏高梁伯之子也韋昭注高梁伯系

未詳初事景公悼公即位以奚為中軍尉國語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悼公三年襄三年奚請老公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韓非子解狐薦其讎于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已也往謝孤乃引弓送而射之曰薦汝公也讎汝私怨也不以私怨故擁汝于吾君一曰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又作趙武事

按解狐卒于悼公三年時簡子尚未立説誤作趙武亦誤韓詩外傳解狐薦荆伯柳為西河守作魏文侯事亦誤

又問對曰午也可

午奚之子國語對曰臣之子午也可人有言也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

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

于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午為軍尉

沒平公軍無秕政呂氏春秋畧同左傳而作祁黄羊

于是羊舌職死公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于

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奚能舉善矣

平公元年襄十六年奚為公族大夫左傳

士匄與穌大夫争田久而無成匄欲攻之問于奚奚曰

公族之不恭公室之回内事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

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國語六年襄二十一年士匄欒盈殺其黨羊舌虎十八而囚羊舌肸即叔向樂王鮒曰吾為子請羊舌肸弗應出不拜人皆咎肸肸曰必祁大夫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于是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士匄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

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士匄說與之乘而言諸公而免之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左傳

呂氏春秋羊舌虎善欒盈有罪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而朡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宣子曰善為國者賞不過而刑

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宣子乃命吏出叔嚮

祁午者奚之子也初事悼公為中軍尉平公時士匄與龢大夫爭田午見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于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龢盇密和和大以平小乎平公十七年昭元年晉楚及諸侯之大夫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午謂趙武曰宋之

盟楚人得志于晉（謂楚先歃）令令尹（謂公子圍）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即屈建）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趙武曰武受賜矣乃盟午卒子盈事頃公頃公十二年（昭二十八年）盈家臣

祁勝與鄔臧通室易妻也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于公公執盈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公殺盈及楊食我羊舌肹之子食我盈之黨也遂滅祁氏及羊舌氏

左傳

論曰陰中善類莫利于黨駢首誅之無敢橫議者乘驛

犯危卒免善人信矣祁大夫果而不滛夫我鄉往之三日不食

諸公子傳　共太子申生杜原欵附　奚齊　卓子

伯儵叔劉　公子雍　公子樂

共大子名申生獻公之子母曰齊姜獻公立以為大子及驪姬生奚齊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奚齊處絳公許之及烝于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涖事猛足大子言臣于大子曰伯氏猶言長子也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大子

曰吾聞之羊舌大夫羊舌職之父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于孝矣吾其止也獻公十六年閔元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將下軍以伐霍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君有異心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大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大子聞之曰子輿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

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大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十七年閔二年公使大子伐東山皋落氏至于稷桑皋落翟地翟人出逆大子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于父而遠于死惠順也去避奚齊為順父心而遠于死也惠于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于翟以起讒于內也大子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

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裻權金玦也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蝎木蟲譖從中起如蝎食木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而反二十一年僖四年驪姬以君命命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福大子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置堇于肉鴆運日堇烏頭公至召大子獻公祭之地地墳起也大子恐而出公命殺其傅杜原款大子奔新城即曲沃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

曰欵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
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馬小心狷介不敢行也
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于大難乃逮于讒然欵也
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
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
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
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大子許諾人謂大子曰非
子之罪何不去乎大子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于君是

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内困于父母外困于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乃雉經于新城之廟

左傳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辨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

將死使猛足言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于

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死何悔及惠公即位改葬大子謚曰共君國語 記 檀弓同

免乃謡曰共大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史記

奚齊卓子皆獻公之子也公伐驪戎以驪姬歸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獻公二十一年僖四年驪姬譖申生而殺之遂以奚齊為大子二十五年僖九年公薨奚齊立冬

十月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十一月里克又殺之左傳

伯儵叔劉並文公子母曰季隗公處狄時之所生也文公元年僖二十四年公入即位狄人歸季隗而請其二子公子雍公子樂亦文公子雍母曰杜祁樂母即懷嬴也雍仕于秦樂仕于陳襄公七年文六年公薨靈公少我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難必抒矣狐射姑曰

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即懷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威也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襄公母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狄女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愛子義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雍射姑亦使名樂盾殺樂于郫晉地明年秦送雍盾又

背雍而立靈公雍卒不立左傳

論曰人審所安共大子郤三子之謀而杜傅是循其安死以惠父蓋亦溫中久矣詩有小弁傷哉其辭之比也

尚史卷四十一